

# 草根的日子

爷是五零后

刘晓皖◎著

暮年闲庭思旧事，欲说成败话语迟。  
职场游历四十载，江湖行船五十波。  
光阴荏苒春秋过，往昔只付笑谈说。  
谁无几番凌云志，奈何平淡才成诗。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014036747

I267.1  
1650

# 草根的日子

## 爷是五零后

刘晓皖◎著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4937

I267.1  
1650

727380310 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根的日子 / 刘晓皖著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4.3  
ISBN 978-7-5112-6075-8

I. ①草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49651号

## 草根的日子

著 者: 刘晓皖

责任编辑: 曹 杨 刘景峰 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孙少伟 责任印制: 曹 谔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58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[gmcbs@gmw.cn](mailto:gmcbs@gmw.cn) [caoyang@gmw.cn](mailto:caoyang@gmw.cn)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北京合众协力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合众协力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95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4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6075-8

定 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## 前言

暮年闲庭思旧事，欲说成败话语迟。

职场游历四十载，江湖行船五十波。

光阴荏苒春秋过，往昔只付笑谈说。

谁无几番凌云志，奈何平淡才成诗。

以“爷”自称，备不住一上来就得罪不少人——觉得笔者狂傲，自抬身价。其实呢，这个“爷”字，充其量也就是个老北京的称呼习惯，而且笔者也确实到了该当“爷”的岁数啦！爷是五零后，典型的“上有老、下有小、自己的健康说不好”的大众版五零后。所以呢，各位“大爷”，各位“小爷”，还请多担待，咱们以看书为主。

开篇八句话，是这本书中来回唠叨的书胆，是那几十年磕磕绊绊的经历和多次跌倒又反复爬起来后的随笔感悟。（闲话：说是随笔，那是朋友们捧我。其实就是一位缺乏知识但略有文化的五零后，在大脑无序漫游的反思中想到什么写什么。）至于看完书您给什么评价，“爷”我实在心里没底。如果您觉得书不错，有借鉴，当得起这个“爷”字，那是您捧我，感谢您的抬爱！如果您觉得这二十几万字纯粹就是“帽儿爷”加“二爷”的胡说八道，那就当是一乐儿吧！不也挺好？！

北京人嘴里的“爷”，是个尊称。做人的“范儿”到了，自然会得到这个恭敬。头街上添个“爷”字，叫的人自然、受着的人舒坦，双方都不外。北京人只对自己尊敬、看得上的主儿，才会用“爷”这个称谓。“爷”也好认：第一是有德行，第二是能包容。

多少有点蛮劲儿、又多少带点“傻”劲儿、脑子一会清楚、一会糊涂的是“帽儿爷”。“帽儿爷”一词，贬义的成分重。多被挂在平辈儿人的嘴上，褒贬那些个“一往情深”的把事情干坏了的主儿。“帽儿爷”和“傻帽”沾边儿，可以通用。其实还有一种介乎于“爷”和“帽儿爷”两者之间的人，既没有“拿得住”人的本事，又区别于“傻”；心眼儿有，但是不够用；人虽不坏但耽误事情，“啃节儿”的时候掉链子。北京人尊称这路人为“二爷”，其实就是“欠火候”、不成熟。





对“二爷”或是“帽儿爷”您还不能随便怠慢，这种人有时候还特要脸。您要是经常拿人家“打岔”，周围就会说您“挤兑人”。特别是在“职场江湖”中，更要注意。因为咱们儒家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“同情弱者”，在职场中潜移默化的表现就是“奖懒罚勤”。

都说职场很刺激，拼智慧、拼能力、拼反应、拼体力。职场中有非礼和渴望被非礼、有算计和最终被算计。其实职场没那么麻烦，职场就是一处僧多粥少、需要自我发挥、自我克制、相互竞争、相互牵制、逼急了还要相互下绊儿的特别庙宇。

爷现在已经“还俗”，离开了混了几十年的职场，突然过上了见天儿都是星期天的生活，确实感觉闲得慌。时不时会忆起在职场的那些日子。那些烦躁和无奈的事情，如今回忆起来似乎竟都成了甜蜜的段子。咱们就从这儿开聊吧！

## 目录

### 第一章 少年往事

一九七一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的要早一些。用句成语形容那时北京的冬天，“寒风刺骨”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。只要在室外，围脖、手套、口罩、棉帽子，一件都不能少。即使如此，寒风还会不停得往脖子、袖筒、裤腿里边钻。那时候的顺口溜是“一九二九伸不出来手”，因为伸出来就给您冻喽，冻手、冻脚、冻耳朵的人有的是。

- 一、爷那年一十有三 / 2
- 二、准备过春节 / 9
- 三、无法复制的年三十 / 21
- 四、兼学别样的丰富多彩 / 29
- 五、拉练 / 34
- 六、锄禾日当午 / 42
- 七、忆苦方思甜 / 45
- 八、暑假曾属于自己 / 50
- 九、孩子也掺和政治 / 59
- 十、入团与学工 / 66
- 十一、外事活动与夹道欢迎 / 76
- 十二、初恋风波 / 80
- 十三、过五关斩六将 / 87
- 十四、欠债还钱!!!! / 94



## 第二章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

一九七六年是爷一生都难忘的，这一年在天崩地裂中伟人过世，这一年在雄伟嘹亮的长征组歌中四人帮倒台了。天翻地覆、惊心动魄，成为无数中国人的永久记忆……

- 一、长征组歌 / 100
- 二、周总理走了 / 102
- 三、爷在天安门 / 105
- 四、大地震 / 112
- 五、毛主席逝世与粉碎四人帮 / 116

## 第三章 青年才俊

一九七七年的寒假来临了，爷也终于熬到毕业了。说句时髦的话，毕业前我是“一颗红心、两手准备”。一颗红心说的是“随时听从党召唤”、两手准备讲的是插队或是参军。毕业前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报名“插队”，全名叫“插队落户”。插队，就是插入到已经安排好的队伍中去。当时特指：上山下乡，上“农大”的意思。其实“插队”不可怕，可怕的是“落户”。

- 一、光荣的人民教师 / 122
- 二、败走麦城 / 127
- 三、步入职场 / 130
- 四、率先出徒 / 139
- 五、人间冷暖问“业务” / 143
- 六、婚姻与婚礼 / 158
- 七、而立不一定要等到三十 / 169
- 八、还是太年轻 / 175
- 九、转折 / 179



## 第四章 海外淘金族

自费留学的事，手续上已经进入实质阶段，入学通知可能六月底就能到。入学通知到了以后，更艰巨的是要过部门、公司两道关卡。我计划的是先等入学通知书，通知书到达之前按兵不动。该干活还干活，该出差还出差，该参加篮球联赛还参加联赛。说来也巧了，这时候公司接到商业局的通知，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旅游系统的篮球联赛。我想好了，趁此机会好好地锻炼身体，据说日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都非常快，没有一个好身体可能扛不住。特别是像我这种一句日语都不会的主儿，到了日本后所有的机会肯定都与消耗体力有关系。

- 一、三十六计走为上 / 188
- 二、北京人在东京 / 194
- 三、没有吃不了的苦 / 200
- 四、背井离乡过新年 / 215
- 五、再接再厉 / 222
- 六、风景哪儿都有 / 233
- 七、我是海归，不必扬鞭自奋蹄 / 239

## 第五章 职场闲话

聊职场前先要说明一点，爷就是位平头百姓，无任何背景。老家儿能给咱提前预备的就是一份北京户口和一个“下中农”水平的家境。弹球、瓷片、蚰蚰、冰棍棍等，都是爷学龄前的主要娱乐内容。小学一年级开始，广积粮、深挖洞，初中后又投身于批林批孔、反击右倾翻案风。后来便是学工学农、站过柜台、当过先生、考过文凭，再后来又是停薪留职、东渡日本、一门心思的寻找脱贫致富的捷径。



- 4 -

## 第一章

# 少年往事

一九七一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的要早一些。用句成语形容那时北京的冬天，寒风刺骨。应该是比较准确的。只要在室外，围脖、手套、口罩、棉帽子，一件都不能少。即使如此，寒风还会不停得往脖子、袖筒、裤腿里边钻。那时候的顺口溜是：一九二九伸不出来手，因为伸出来就给您冻喽，冻手、冻脚、冻耳朵的人有的是。



## 一、爷那年一十有三

爷这一代人很容易满足，那是因为爷知道并经历过“过去”。过去和今天是个什么关系？搞不懂这个问题，就很难珍惜如今所得到的一切。每每和周围这帮子七零后、八零后聊起以往的日子，都是爷给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。现在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中，“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”，所以他们很难会珍惜和把握现在这得来不易的社会环境。我想就从七一年聊起，那一年我周围的同事们可能刚刚出生，但是爷已经要上初中了。

一九七一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的要早一些。用句成语形容那时北京的冬天，“寒风刺骨”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。只要在室外，围脖、手套、口罩、棉帽子，一件都不能少。即使如此，寒风还会不停地往脖子、袖筒、裤腿里边钻。那时候的顺口溜是“一九二九伸不出来手”，因为伸出来就给您冻喽，冻手、冻脚、冻耳朵的人有的是。

小时候，柴米油盐猪肉等都有定量管着，能敞开了吃的东西一样都没有。那时候肚子里最缺的就是油水，所以也从来没听过“减肥”这个词。如今过冬只穿一条薄秋裤就能扛过去的主儿，过去用不了半天儿，就让您患上“风湿”。我们过去都是秋裤、毛裤、棉裤，一共三层。过去冬天来的也早，十一月下旬的时候，性子急点儿的都上了冰了。站在紫竹院大门口您就看吧，凡是裤腿儿湿了一段儿的，都是性急的主儿。

过去对年轻人来说，除了滑冰、游泳、吹口琴、吹笛子等，好像就没有别的乐子了。我也一样，每年的十一月底、十二月初，脖子上挂着冰鞋，书包里放两个馒头、抹上点儿芝麻酱，就奔紫竹院了。芝麻酱也不是回回都能抹的上，每家都是定量供应，头半个月还行，后半个月就说不准了。白面馒头、中间抹上一层芝麻酱，若能再撒上点儿白糖，如今回忆起来仍然觉着奢侈。如今是全球都变暖了，现在的十一月里，您可用余光四周扫扫，穿超短的主儿满大街都是。有些特别能抗严寒的主儿，甚至连长筒袜都不穿。似乎是故意地露出粗壮有力的白腿，刻意努力地吸引住人们的目光。而确有两种人会留意她们的下半身，一种人被称为“不开眼”，另一种人是担心她们冻着。每每出门见到她们后，我必会浑身打个冷战。一是室外温差



的条件反射，二是真怕她们着凉了会耽误事。

我打小住在西直门附近，离城根儿不到二百米。虽说溜达着到西直门城楼儿的门洞那儿，也就是十分钟的事儿，那也被尊为城里人。我们所在的这条胡同虽然不起眼儿，但大使、司令及不少坐“大红旗”的主儿经常出入。我们院儿正经是个六进深的大套院。从大院前门出去往西，就是现在的国务院二招，从大院的后门出去就是现在的官园。大院里有三十多家，一百多口子人。“文革”开始后不久，院里的大部分干部都被陆续下放，嘈杂的大院曾经清静了好几年。下放干部中聪明的主儿是自己一个人走，糊涂的主儿选择了拖家带口。单个儿走的，没几年就落实政策返京了。连锅端的主儿，多是在当地生根发芽、献了青春献子孙了。我母亲的两个妹妹就是如此，一个是全家四口奔了贵州，如今见天儿的都能看见遵义会议会址。另一个是全家五口儿奔了西北，如今是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了。

我小学时代的记忆中，印象最深的就是院子里到处都是空房。我们这一大帮孩子，见天儿的在各个空房中打游击。开始大院儿的门口有两扇大红门，各小院又有独立的小门。“文革”开始后不久，小门儿不见了，院儿的大门也在“文革”的战斗洗礼中失色脱落而斑驳。大门外就是本院儿专用的厕所，我们都称之为“茅房”。男厕和女厕一墙之隔，房顶的墙上边挖个洞，洞口处吊个灯，同时给两侧供点儿亮。晚上去厕所最要命，特别是冬天，灯光昏暗，北风飕飕。遇着点儿风，这灯就来回地晃悠。进厕所后，一是西北风飕屁股，二是满墙地跑人影，有多少屎都得给您吓的憋回去。如今的年轻人，您受过这刺激吗？您一出生恐怕就在家上上厕所了，您的家庭还很可能是“双卫”，只要您有需求时，一般不会因为坑位不足而发生竞争。

老天有眼，那时候的治安不错，从未听说过有人在厕所里出事儿。那时候人身上也没钱，您就是劫了一个大款，最多也就能搜出个三块五块的。过去也真有胆儿大的“爷”，揣着《金光大道》或是《艳阳天》，进了茅房一蹲就是半个多小时。我还就喜欢这样的主儿，凡是见到这样的“爷”，胳膊窝里夹着书，急促地奔向大门口，我就赶紧地撕点儿手纸尾随过去，踏踏实实地把肚子里的那点事儿给办清了。

大院门口不远就是一家粮店和一家儿托儿所，那时候能和粮店为邻算是一大幸事。运白薯的车、拉老玉米的车，只要一到粮店，我们院儿的人肯定会头一个发现。只要我院有一个人发现了，立马全院儿就都知道了。五分钟之内，那大队排的就看不到尾了，头十几名肯定有不少是我们院的。那时候买白薯看本不计本，按户口人数一个人多少斤，不保证供应。买着



了算是你的造化，没买着算你倒霉。不过那时候买着的人家一准儿会给没买着的人家送点过去，而且肯定是蒸熟了以后送过去。包子、饺子、老玉米等互通有无，四合院里的“爷”都是这个范儿。“你敬我一尺、我敬您一丈”、“远亲不如近邻”就是打这来的。现在这种情谊已经很难找到了：大院里荟萃着五湖四海之人，语言不大通，习惯也迥异。另外物质也丰富了，谁都不缺嘴，再有每家都添了一道防盗门，联络起来麻烦。

我家住在这个大院的第二个跨院里，一个极其标准的四合院。敦实厚重的红色院门，力气小了都不一定推得开。进了院儿是个十来米的小窄道，走过小窄道您就能看到这个四合院了。东南西北一拉溜，各自都是四间房——三间住房外带一间小厨房。除了北房是三级台阶外，其他各家都是二级台阶的地基，花格窗子上糊着窗纸，屋里都是花砖漫地。院中间是自来水管，旁边是一棵每年都能保证让我们解一次馋的枣树。“文革”前院儿里的长辈们说了算，枣熟了以后定个日子，各家出个代表一起打枣。然后是各家均分，相安无事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原来的指挥者靠边儿站了，何时打枣，要看决定者的出身和胳膊的粗细。

小学四年级时，我们家搬到了大院的第一跨院。第一院在“文革”和“深挖洞广积粮”的洗礼下，形成了一个极不规则的四合院儿。自来水管在最西侧，四面的房子建的也不规矩。“文革”前据说第一院是个托儿所，院子中间曾保留着秋千和滑梯。“文革”开始后不久，这些个东西和很多干部们一样，也都失去了踪影。北房一共是六间，西头两间是大院的传达室，中间一间住着小两口儿，另外三间就是我们家了。这里也是高台阶、花格窗、花砖漫地，据说原住户曾是位局级。

童年的记忆中，各家的地面都不一样——花砖的、水泥的、土地的，风传是和级别有关系。后来发现院里各家的地面都变成水泥地了，起先还以为部里又统一提拔了一批干部呢，一打听才知道，根本没有什么提干的事儿。“文革”了，平等了。其实主要是为了清洁卫生，部里发了水泥，各家自己动手自力更生，把原来土的地面都给抹成水泥的了。如今您家是什么水平？地板？瓷砖？大理石？您家现在的水平，过去只能到友谊宾馆、民族饭店才能见得到。大会堂？那时候不是随便能去的地方。

过去的人们心眼实，四肢也都发达，最钟爱的就是“自力更生”。人们普遍的心灵手巧，您别说是抹地面儿，就是打个家具，修个自行车、半导体，做把三弦琴、六弦琴的都没问题。就说后来这雨后春笋般的违章建筑小厨房，不都是各家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嘛。神的是事前还都不绘制图纸，看料施工且确保质量上没问题。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，北京也趴下了不少

房子。但这些个违章小厨房，都顺利地经受住了地震的洗礼。如今这些年里，那些个“专业”建筑公司所建的房子，一次都没用过就玩漂移。刚修完的路面，弄不好您就摊上一次“土行孙”，搞不好就是“断桥残血”，弄得我如今开车心里都不踏实，看见高架路就犯晕。我琢磨着，“以身试房”，其实和领导带头下煤矿是一个意思，房子盖好了，先让开发商住几个月。经历个夏天，看看有没有漏雨，闻闻有没有怪味，挑挑房子的毛病后再交活，让业主们也能睡得踏实。

那时候升学都是在寒假过后。寒假时间长，毕业班又没有作业，留给我们的就是四个字“尽情玩耍”。四合院的孩子们每天没有个定数，徐家待上半天儿，李家玩上一下午，吹一会儿口琴，摆弄摆弄笛子，再就是对着墙打会儿乒乓球了。您还别说，爷的乒乓球技艺主要是在那个寒假里进步的。有时候对着墙，一打就是半天。特别是我母亲被人陷害失去自由的那一年里，突然间失去了原有的生存空间，便整日都宅在家里，对着墙壁练乒乓球。如今您的寒假怎么过？作业、补习、复读、外加练习一些书法、乐器？看着丰富，想着心烦。

半导体收音机在那时举足轻重，也是普通老百姓家里唯一的“大件儿”，更是各家庭与国内国际沟通的重要物件儿。大千世界、四海风云、甬管真的假的，都指着它了解了。那时候人们几乎是半导体不离手，能听的，除了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、“全国形势一片大好”的宣传外，就是八个样板戏。八出样板戏都来回听了几百遍了，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红灯记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海港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白毛女》、《龙江颂》，后来又添了两个，一个叫《杜鹃山》，另外一个叫《平原作战》。一共十来个吧，大小角色可能得几百个。要说我一个人全能来那是吹，但主要角色保证是八九不离十。而且都能唱全出的，所以半导体里的胡琴一响，主角儿还没出场呢，我这已经提前唱出声了。如今据说京剧可能会有“大熊猫”的命运，可我们那时候个个都是“戏迷”。全院里如果有一位不会样板戏的，那问题肯定出在他原本就不会发声。

说到半导体，其实谁也舍不得从早听到晚，因为电池的消费也是有预算的。遇到好的“电影剪辑”、评书等，就听半导体，平常的一些节目，就听自制的“矿石收音机”。到电器行里买个二极管，再买个耳塞机。把二极管正负极两头的细丝弯成小圈，然后固定套在耳塞机的正负极上；之后再将二极管的两头各连上一根细铁丝，一头耷拉到地上就是地线，另一头往窗户上一挂就当作了天线，也可以将“天线”从窗户穿出去挂到门外的枣树上，效果更好。不用电池、没有调台。中央台、北京台、地方台，同



时候咱一个人。中央台的发射功率最大，听着也最清楚。白天，几个台的声音同时干扰中央台，到了晚上、特别是十点以后，那就得数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最清楚了。到了雨天儿的时候就收线，千万别跟雷和闪电叫劲。如今的年轻人太幸福了，话还说不明白呢，就MP3、MP4了。年轻人可曾试想过，要是没你爹妈那一辈儿人，玩儿了命的傻干、精打细算的苦熬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勤俭，您今天还想要什么MP，我估计您得不到M，只剩个P了。记住喽，好好的孝敬孝敬您的父母吧。他们用一生完成的原始积累，您一出生就完成了继承。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啊，知道你爹妈小时候多惨吗？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跟着大人挖防空洞、拆城墙、运城砖、筛沙子、运白灰了。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都会干些什么了？拉完屎能独立完成擦屁股了吗？为什么总有人张罗着出台“继承法”，估计就是儿女们不孝顺，不想把自己的一生心血留给那些不肖子孙。

爷是什么都赶上了，小学的时候是“深挖洞、广积粮”，上中学了“既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，还要批判资产阶级”，上高中时“批林批孔、反击资本主义右倾翻案风”。终于熬到高中毕业了，又赶上“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除了这些个主旋律外，还有许多小插曲。

“反师道尊严”、“白卷先生”等等，运动一个接一个，始终就没消停过。

“文革”的年月，把人们都搞晕了。孩子们也一样，想当干部、想加入红卫兵，要说每个孩子都怀揣着远大理想，我可不敢胡说，但能早日加入红卫兵，起码是件露脸儿的事。那时候“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”，靠近组织比什么都重要。红小兵、红卫兵、共青团、共产党一层一层的组织，每一个组织都应该想着法儿的加入，越早加入越露脸儿。过去周围可参照的英雄人物也是层出不穷，向秀丽、雷锋、焦裕禄、王进喜、欧阳海、麦贤德、王杰、王国福，隔三差五的肯定会有个英雄人物出来激励一下我们。如今这方面的教育似乎是少了点，而且力度不够，更缺乏连贯性，总有些炒作或是作秀的感觉，虽然很煽情，但大都让人感动不起来。我想还是教育和宣传方法上的问题。

向往进步的人们，也大都爱管事、爱出风头。“路见不平一声吼，该出手时就出手”，那时候虽然还没有这首曲子，但有很多人是怎么做的。即使没有可出手的事了，也会经常组织些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活动，学生之间也经常互相谈心、互相批评、互相教育。过去有个词儿叫“一帮一、一对红，”意思就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同学掉队，必须让每一个同学都团结在组织周围。共同进步、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不想跟上队伍都不行。过去学校的职能是：即要教书，更要育人。毛主席的语录，您随便拽一个人过



来都能背诵个百八十条的，还保证是一句不差。那时候也不敢错呀，你爸说的话，您可以随便删改，毛主席的语录您要是给说错了，“领导很生气、后果很严重”。

爷小时候掺和过很多事，什刹海体校学体操、学校里学乒乓球、北京电视台唱歌、少年宫里学朗诵等，除去学习不灵，其他的都还成。中学开始也是一肩三职——班长、体育委员、文艺委员。初一干了一年，初二后被人家给“政企分开”了。文、体两个职务交了出去，班长一职一直熬到高中毕业才算完事。回忆初中、高中是怎么混过来的我也表述不清，那是个突出政治、抓阶级斗争、狠批“两耳不闻天下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年代。如今都搞不清我这个当了五年班长的主儿，似乎始终是那些“积极分子”的帮助和挽救的对象，放学后经常会被留下来，让人家个别或是集体的帮助一会儿。如今放学后，除了老师外，还有人敢留下您谈话吗？我想即使您不在意，估计您的家长也会跟他们玩命。您如今很幸福，只是您自己感觉不到。您只要学习成绩过硬，其他的干扰都由您的家长去排除。过去可不行，过去是“以学为主、兼学别样”、突出政治、以阶级斗争为纲。学习可以放到第二位，首先是要求进步。您不主动进步，其他人肯定不答应。有跟您忆苦旧社会的，有跟您思甜新中国的，苦口婆心、声泪俱下，就算是整不死您，最后也能烦死您。六点不服就和您谈到七点，七点还不服和您谈到八点，老北京有句话叫“熬鹰”，这就是了。

如今的年轻人不用每天写思想汇报，不用跟着人家写大字报，更不用为加入红卫兵而产生那么多的烦恼。你们只要学好，记住教科书里的东西就行了。目标单一、内容具体，如有其他枝节发生了，家长这关就过不去。现在学校里谁要是刁难您、为难您，用不着您自己烦恼，您的老爸肯定就出手了。您只要把学习搞好了，满足您父母的那点儿虚荣心就行了，其他的事儿有他们。我曾从事过很长时间的中外学生交流活动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时，各学校都是争着参加，落下谁了人家都不高兴。到了九十年代中期，就变为“动员”了，必须要动员学校去参加或接待外事交流活动。再往后动员都不灵了，变成了“苦口婆心”外加“交流费用”，才有可能完成交流活动。您问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教育是“以学为主，不聊别的”。

爷那个年代，从入学开始，就必须积极地坚持每天做好人好事。生炉子、扫地、收拾教室等，赶上大扫除，孩子们干起来都玩命。寒冬腊月的，平常戴上手套都嫌冷的孩子们，这时候都是挽着袖子，连手腕子都露在外边。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，这口号听过吧？孩子们就没有怕的事。大家都自觉，



脸盆、抹布，都是孩子们自己从家带来的。应该说，同学们都抢着干活儿，让谁休息一会儿，基本就属于是欺负人。过去人们的那份热情、激情，如今在新同学、新职工、新官上任的时候偶尔还能看得见。为什么说“吐故纳新”极其重要，“故”太油了，不好使唤也不好伺候。厨房的抹布见过吧，不但不好用，您还得经常清洗。擦不净、拧不干的一抓一出溜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扔了，换一块儿新的。又可手又好用，一擦、一攥就干净。记住了，用人也是这个道理。“纳新”既能改变现状，又能降低成本，还能提高效率。关键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位“明白”领导，随时随地地引领着这些新人。各单位都一样，能出活、能盈利的就那么几位，多数都是跟着起哄的。所以“吐故纳新”才是企业经营的“辟邪剑谱”。

那时候男同学擦门窗、女同学擦桌椅。擦门窗有些危险性，有时身子要探到窗外，站在二楼的窗户外边擦窗户，毫无安全保障。但也没听到有谁摔下来过，孩子们自己都能把握现场的危险程度。据说现在类似做法已经被学校严令禁止了，万一出事，平常点头哈腰的那些家长们可是要跟学校玩命的。没辙啊，只能生一个，让您给弄残了，您不负责谁负责。我认识位中学校长，他曾经给后勤人员发过这样一道命令：“只要我当校长一天，这个学校的食堂就不许做炒扁豆！”为什么？万一不熟就可能会出事。事大事小单说，太麻烦！

过去当干部就等于是要做个多干活的人。多说、多干、少拿、少占，这就是干部身份的基本特征。翻译成白话文，就是“吃苦在前，享乐在后”。过去职场中也一样，收入和职责不挂钩、职责和权利不挂钩，所以就形成了“大锅饭”。逢年过节的谁值班？干部。义务劳动大扫除时谁领头？干部。如今的干部那真是人物了，责任大的权利也大，权利大的收入也多。过去凭的是“觉悟”，如今讲究的是“规定”。如今很多干部退休后为什么很长时间找不着北，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的时间太长了，权利一旦丧失，立即变为孤家寡人。为什么有些人嚷嚷着要延长退休年龄？估计都是这里边的事儿。